



春到向家沟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彧

三月

鸣玉镇在南川北40里,再往北5里,就是程家坝。那是我的故乡。

向家沟是程家坝最近的邻居。这几年,向家沟乡村振兴示范长廊建设声名鹊起。在这个春天,我与朋友相约前去探访。

三月是向家沟最好看的春天。向家沟的人可能不认可,他们会说“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景致,都美得恰到好处”,可我只是在此短暂停留的一位过客。

我从三月来,自社区服务中心始,过杉树坪,到花朝门往返万步,又在三月离开向家沟,不带走一丝土的芳香、春的气息。从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向阳坪隧道出来,着眼处那个叫向家沟的山谷,打开了调色板——大块小块,黄的白的粉的绿的颜色,就像被谁随手扔在了坡上。所以,我看到的是向家沟最美的三月。

河沟

在鸣玉镇带沟的地名,我只晓得两个——向家沟和旁边的安子沟。向家沟有一条河,起于向阳坪,到达下游程家坝,与安子沟出来的河并流,一起汇入大溪河。

向家沟的河不大,乡亲们称作河沟。在那座叫“凤台虹桥”的小石桥上,我偶遇一位拄着竹杖缓慢独行的老人,他衣着干净整洁,笑脸慈祥。老人姓向,94岁高龄,他家住在河沟最深处的花朝门。

竹是河沟长久的伙伴。向家沟河岸两边的竹很多,高大挺拔。这些竹大多抱成团,团与团之间不相邻,像极了乡村的院子,院与院之间有距离,鸡犬之声又相闻。

河沟的水带着香,那是向家沟花草捎给远方的信。河岸的田坎上,高的树开着繁花,桃花瓣一层层叠着粉。李花不与桃花争,三朵一簇,不留空隙堆成串。

傍水而居叫不出名字的杂花,大朵的在水边招手招呼,微小的像散落草丛的星辰。走过这些路,混合了花、草、土、竹和流水的清气染透衣裳。

往事

我沿着向家沟的小河走到中游,在“稻香鱼庄”四层洋楼前面坝子小憩。鱼庄的生意与水稻共生,季节还不到,鱼庄屋门紧闭。

河沟从坝子前的高坎下路过,水流清亮,石头零乱堆在水底,流水撞击浅伏的枯枝,发出脆响。河沟对面,左边一块大田,蜜蜂在油菜花毯上翻飞,周围李花开成圈;往右过去,有十数株桃花。中间两块空地,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年夫妻正悠然翻土,新翻的泥土晒着午后暖融融的阳光。妇人拿了篮子,往土里撒完种子,去锄旁边沟里的草;老汉脱了外套,弯着腰用薄膜覆盖播下种子的田土……

隔着河沟,我和老人聊天。老人精神矍铄,耳朵比我还管用,说女人点在土里的是四季豆。笑问客从何处来,我说姓程,老家就在隔壁程家坝。听说我来自程家坝,老人放下锄头,去地边拿起水杯,靠我近了一些,说“程家坝我熟得很”。

看老人年纪,不确定跟我家的哪些人相识。按顺序把父亲和哥哥姐姐的名字一一报出去,排到大哥,老人打断我,嘿嘿笑着说跟我大哥是同学,“在安子沟读的书,他考学校走了。”

对于大哥的经历,我只知道在青海当过医生,母亲嫌离家太远,后来骗他回来成了家,在乡里是颇有名气的好医生。医者不自医,20世纪80年代后期,大哥因病去世。

听闻老人是大哥的同学,我有了聊下去的愿望。我从稻香鱼庄走出去,老人也

从田里走了过来,我们坐在桥上接着聊。缘分很神奇,老人居然跟我大嫂同名,老人姓向,大嫂姓严。我称他向大哥。他给我讲我大哥读书的事情,记忆中大哥的模糊形象,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起来。

向大哥今年82岁,三儿一女都不在身边。在桥上聊了一阵,向大哥邀我去看他家的房子。走几分钟就到了他的家。那是一幢在向家沟很普及的两层独幢楼房,却是宽大的乡村别墅,旁边有很大一块坝子,石壁上写着“坝坝加油站”几个大字,周边还立有宣传栏。

“坝坝加油站”似乎是南川的创新,村里乡亲日常议事,都会来这里。看得出来,近水楼台的向大哥夫妻,日子过得一定不寂寞。

日子

向家沟人的日子,确实过得寂寞。

2021年初,鸣玉镇政府联合四川美术学院,在向家沟试点规划设计,成立了中心社区股份经济联合社,打造出南川区“乡村振兴示范长廊”,如今这里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微样本。

113户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加入,加上村集体和部分社会资本,三方构成联合社主体。土地由联合社统筹经营,每年按比例进行分红。

专家团队对向家沟原有的房屋、庭院、主干道就地改造,那些毫不起眼的青砖、石磨、陶罐等废弃物经过艺术加工,搭配上主题彩绘,变成了乡土韵味浓厚的景色。沿线建造的米香亭廊、凤台虹桥、稻香鱼庄、听风荷台、驿田栈道、绿野仙踪等“一廊五景”,拓展农事体验、休闲垂钓、科普教育、观光购物等文旅活动,把向家沟的每一个季节都渲染得红红火火。

三月“五彩繁花季”,春和景明。五月

孩子们“趣撒野”,“我在‘沟沟’有块田”,摸鱼全凭好手气。七月来了三下乡的大学生,在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里找稗子,除杂草,撒网捕鱼。九月是丰收季节,与鱼共生的稻谷熟了,黄灿灿的稻谷收割下来,无污染的绿色大米,送上人们的饭桌。十二月池塘不甘冷清,大鹅结对在池边扇动翅膀……

如此一来,向家沟的居民反倒成了观光客。游客在田里劳动,在水里争抢,他们挤在路边的丰收广场上,敞开胸怀看热闹。

村花

今年元宵节,鸣玉镇第五届“五彩繁花季”在向家沟启动。此后十余天,都是观看油菜花的最佳时间。

启动仪式上“土里土气”的文艺表演,引得专程去看“村花”的城里人热情高涨,一边观看节目,一边品尝乡村美味。一排乡村集市,摆满了土特产。

最前面的摊位只卖油茶和银耳汤。妹子是我本家,按往年行情,一天轻松卖出两大桶,估算下来一天能挣三五千元。旁边摊位上,一位大姐摆了四瓶蜂蜜,我有些不屑,一瓶蜂蜜挣得了多少钱呢,她也对我不屑,说一个花季能卖出上万块。

赏花要去对面的大堡。从入口处“五彩梯田”的大字招牌旁边进去,迎面一排实木长廊,横梁上书“状元廊”三个大字。廊长数十米,供打卡看花的“状元”们休息和拍摄。登上堡顶的“探花亭”,举目四望,山河无垠,游人在花间绽放,忙着拍抖音、合照打卡。

在探花亭,巧遇来检查工作的镇党委书记毛霞,正是这位温文尔雅的年轻女子,引领鸣玉镇的新发展,把“村花”做成了向家沟的名片,让我这个离家的游子,真切地看到了家乡美好的未来。

心中那条桂山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孔秀英

桂山路是永川老城区一条普普通通的路。办公楼坝边高高地立了个路牌,向北指着桂山路,向南指着外环西路。两条路都是向下走,南来北往的风都往坝坎刮,站在路牌下,风经常把我的头发吹得很凌乱,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——既像要出发,也像正抵达。

外环西路很短,不足500米,就连上了渝西大道西段,路边风物之善可陈,但让人称心的是,这里有个公交车站,我可以坐在这里坐102路或107路回家,座位不愁。桂山路较长,约有1公里,与商铺林立的莹花路相接,只需要步行10多分钟,就可迈入世俗的繁华。

桂山路路宽车少,工作之余我喜欢在桂山路漫步,也观察着这条路。单位对面有个特殊教育学校,招收的是患有残疾的孩子。我经常在桂山路的公交站看到他们上学放学,大多是奶奶们在接送。奶奶们牵着他们的手,孩子们有的比画着手语,有的走路踉踉跄跄。我表姐是教师,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她说,教这些孩子,必须要有超级的耐心,还要有无条件的爱心。她做了特教老师后,我明显感到她心态更平和,说话也更温柔了。“跟他们相比,我们都是幸运儿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
桂山路两边大多是人行道,铺面不多,

隔一段路才有零星几家。有一家药店,我去注册过会员,每个月都会给我打电话,说会员日去领鸡蛋。也许是有这样的优惠活动,虽然桂山路的小区很少,但这家药店这么多年却一直开着。一家餐馆常年生意不错,靠经营农村土货家常菜立住了脚跟。一家河南人开的毛衣加工店,除了夏季闭店,其余三季编织机加工声不断,毛衣货真价实,基础款居多,顾客多是老主顾,或是老带新。还有一家早餐店,店面极小,只卖包子馒头稀饭。老板总是乐呵呵的,很满足的样子。靠着品质、诚实,这些店在客流量极少的地方也生存了下来。没有喧嚣的叫卖,也没有刺耳的音乐,他们沉静地开在桂山路,掩映在树影中,任时光慢慢流淌。

继续往下走,人多了起来。桂山路的另一头是重医附属永川医院。这家三甲医院每天上午都是人潮涌动。出了医院,病人和家属或拿着检查的片子,或抱着药,在桂山路行色匆匆。他们表情各异,有的轻松,有的凝重,有的甚至红着眼眶、含着眼泪。“医生说我是萎缩性胃炎,为什么会萎缩呢?”与人擦肩而过时,偶尔也会听到诸如此类迷惑不解的话。身体与我们朝夕相处,但我们并不怎么了解它,连医学有时也会对它一筹莫展。这家医院始建于1939年,在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,有多少病人从这里重获新生,又有多少病人在这里走过了最后的岁

月。住院楼旁的小树林里,樟树枝繁叶茂,默默地凝视着从树下经过的众生悲喜。听说樟树存活期很长,可以长成千年古木。大自然让人敬畏,而人类应该相互悲悯。

我喜欢桂山路,还因为它的名字取自永川古八景的“桂山秋月”,好听悦耳,富有诗意。这条路也确实栽了很多桂花树,而且是金桂,中秋前后,黄金般的桂花一团团堆砌在枝头,香气四溢。500多年前的明正统年间,永川县(今永川区)有个叫诸华的教谕,曾对景赋诗——“桂子山前桂子丹,清虚往复即奇观。天香暗逐秋风回,树影平分夜月寒。寒氏新枝花灿灿,太邱老干玉珊珊。西台高处联云馆,岁岁馨闻麝与兰。”作为主政永川县教育的长官,他既感叹月照花影、香飘天外,又希望永川人才辈出、文脉绵延,细读感人至深。如今的永川不负古人,山清水秀,既传承千年文脉成为中国书法之乡,又接轨时代发展打造科技影视城。这座于776年置县的小城,穿越千年光阴,始终文脉赓续,弦歌不辍,欣欣向荣,气象万千。

是的,桂山路只是一条普通的路。在永川城里,像桂山路这样的城市道路有无数条。因为常年与它相伴,路也有了呼吸,有了生命,甚至有了情感,它也成了一条刻在心里的路,有了特别的意义。